

东莞当代文人作品选

广东省东莞市文联编



花 城 出 版 社

平津战役初战的胜利

——新保安战场追记

罗立斌

我记得，解放战争是1946年夏秋之交打起来的。对八路军来说，起初，直接目的是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因而称为“自卫战争”。仗要打多久？限于当年的条件，实在不好说定，大家只是从思想上准备长期作战。一年之后，我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又打破敌军的全面防卫，大量歼灭了敌人，就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底，我党中央鲜明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争政治目的。1948年中，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两年作战，使解放区面积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战场上的机动兵力，也占优势。第三年，我军计划再歼敌115个旅，预计再有两年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晋察冀野战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第四纵队（现64集团军的前身），1948年初夏由察南转战冀东，以“牵住傅作义的牛鼻子，不让其一兵一卒出关东北”为战役目标，取得了预期的胜利。经过五个月，万里征途，连克五城。当辽沈战役已经攻克锦州实行“关门打狗”之后，10月，该纵队又奉命回师平绥线，将“牛鼻子”向西牵，为在平津地区就地歼敌积极地作准备。可是，傅作义在其受到歼灭性打击之前，依然困兽犹斗地于十月底调集了三个军和两个骑兵师，乘我主力尚在平

绥线之际，企图奔袭石家庄，威胁西柏坡。我纵队主力两个旅奉命兼程南下，一个旅在掩护主力过路后，留平绥线北执行牵制敌人的任务。

第四纵队的第十二旅（现人民解放军 192 师的前身），执行了这个任务；按照上级的意图，牵制敌人越多越好，越久越好。为此，我们拖着敌军好几个师，向北且战且走，与敌拉锯阻击于永安、四海一线（抗战时是日寇制造的“无人区”），予敌以大量杀伤，直到赤城为上。11 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展开，企图偷袭石家庄的敌人也不敢妄动；我们十二旅却乘敌之隙，在赤城休整了近一个月。正在敌人“全歼共军第十二旅”的“捷报”贴遍平绥沿线时，中央来电指出：“全国军事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我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占优势，而且数量上也占优势（总兵力为 300 余万比 290 万）。战争进程将大为缩短，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以根本上打败蒋介石；这是中国革命成功与和平实现迫近的标志……”。电示的传达，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我们根据未来作战的需要，在进行政治思想和战术技术训练的同时，突出地解决部队的爆破技术和土工作业两个问题，以补我军在阵地战中尚无空军配合及重型炮火之不足。

1948 年 12 月初，东北大军奉命结束休整，提前入关（按傅作义估计至少要休整三个月）；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各个战场的捷报雪片似地飞来。此时，华北敌军傅作义集团有 4 个兵团，13 个军连同保安团等共 60 余万人；其中傅系除盘据绥包一部外尚有 20 个师，蒋系 24 个师，分布于西起张家口东至唐山五百公里的地段上。头在津、沽，尾在绥、包（今内蒙古自治区），摆开古今中外兵家罕见的一字长蛇阵。但由于

傅、蒋、美各怀鬼胎，北、东、南大军压境，整个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傅欲西窜，保存实力，但美械装备五个军尚未到手，犹豫难舍；蒋欲放弃华北，保住江南，但不得不服从美帝坚持华北的意图。是守是逃，是西窜绥远还是海运江南，傅作义在日夜思虑着。为此，毛泽东主席为党中央起草的“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是：形成包围攻击北平的声势，而首先分割包围平绥东段，北平周围以及天津唐山各点，先弱后强、先小后大、从西而东地各个击破，力争就地歼敌，最后解决北平问题。并令淮海战场留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余部，两周内不作全歼，以动摇蒋傅窜逃之决心。特别指出，只要圉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

(一)

12月5日夜，正是傅作义在张家口调整部署，令35军于5日返回北平的当夜。我12旅根据上级“南下平绥线以北集结待命”指示，秘密、迅速地进驻新保安城东北20余公里的马峪口一线。当时，全旅上下，都有大战将临，胜利在望的预感，也有不避艰辛，连续苦战的思想准备。旅部房东家里的挂钟敲过十一点，我们保持着战前待机的习惯，都未入睡。译电员送来上级的电令：“……你旅应集中全力，以神速动作，于明(6)日袭占新保安，并立即修筑工事，阻击敌35军主力，不使东逃……”。在交待了值班参谋通知各团准备立即行动之后，旅党委的党委们分析了当前的情况。要当晚袭占新保安有许多的困难：部队经过长途行军刚刚住下，前卫36团距城还有三小时以上的急行军路程，我们对城郊地形不熟悉，也来不及作详细的侦察；打响了，万一拂晓前解决不了战斗，白昼继续

攻坚就会拖延时间而且增大伤亡。这是一方面的情况。然而,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新保安城里只驻着伪守护 13 团的 1 个营,加上伪警察等也不过 300 余人,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强;敌在下花园方面的 35 军和怀来方面的暂三军等,都距此一天行程以上,不可能很快地增援;况且我军远来初到,城内守敌还摸不清头绪,更料不到马上会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因此,立即行动,争取当夜完成攻城歼敌的任务是一个上策;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也是很有把握的。当然,如果推迟一天,6 日黄昏后再开始动作,我们的准备工作会做得更充分,而且利用一个长夜,以极小伤亡代价攻占新保安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根据当地政权的性质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在近 20 小时内,大部队行动很难完全保密,可能吓跑了伪守备团。更坏的可能是敌 35 军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而我纵队主力尚有数日行程;一个旅啃不动甚至挡不住敌人,这就会失掉战机,铸成大错。这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紧张频繁的战局中,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败安危的重要因素。时机错过了,即便再增加部队、增大伤亡,也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

决心下定了,我们立即将作战方案下达、上报。36 团前卫营出发的时间是午夜十二时正。当他们从右翼直奔西八里村,迅速解决守敌一个加强排后,就从佯攻转为主攻,运用赤城整训所掌握的爆破技术,一举炸开了西城门,巩固突破口,迎接后续部队源源入城。当部队向纵深发展时,还只是 6 日凌晨五时左右;冬夜是漫长的,天还是漆黑。伪军伪警们从大梦中惊醒,有的估计是我军“神兵天降”,拔腿就想逃掉;不少人还以为是“自己人”,嘴里不干不净的骂娘、咒祖宗。等到他们惊魂稍定,蜂涌地逃向东城时,我 34 团由主攻转为助攻,早

已从东门打进城去，摆好了口袋。在“弟兄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缴枪不杀”、“投诚宽待”……的一片喊声中，不到半小时，三百多敌人除死伤十余人外，全部被我俘获。这是以绝对优势兵力，突然迅速地解决敌人的一个较典型的歼灭战例。

天大亮了，旅部刚刚到达新保安城东北郊，就接到上级的又一封急电：“……敌 35 军军部率两个师东窜，前锋已越过下花园一线，我纵队主力两个旅，由于河结薄冰，估计三日后才能赶到新保安以东一线。你们在攻占新保安之后，必须立即加修工事，周密部署防御，不怕暂时孤军作战，思想上准备打几天苦仗、恶仗，才能牢固地抓住敌人……”。在一块低洼背风的黄土地里，我们扫掉积雪、摆开地图，开了一个紧急的旅党委会。面临艰巨的阻击作战任务，在敌众我寡、持续防御的情况下，如何减少自己的伤亡、增大敌人的消耗、以极其有限的土地、换取极其宝贵的时间，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大家一致认为：要纵深配备，层层设防，多线地构筑工事，集中地使用火力。并决定以西八里一线、新保安城郊以及东八里附近为旅的三道防御阵地，由 36 团、34 团、35 团依次负责防守。以“顶住敌人立大功”、“让敌人有来无回”、“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以胜利的阻击战迎接主力的到来”等口号来鼓舞部队的斗志，同时反复强调“没有命令不许放弃阵地”这一条纪律。

(二)

6 日，时近正午，新保安城郊从西到东十多里的大地上，勇士们挖土为沟、垒石为堡，充分利用破坏了铁路、公路上的枕木、石头和冻土构筑工事，到处铙钹飞舞夹杂着一些轰隆的爆破声。阵地上兵力部署由点而线，火力组织由线而面，大

家都决心要让傅作义的“王牌”饱尝一下我们铁拳的滋味。天色阴沉地刮着大风，远处枪炮声时断时续。我和参谋、干事、警卫员、通讯员等几个人牵着马，进入新保安城里，检查一下部队战后同时也是战前的工作。见到的情况是：伤员已经后送，只有个别人说他是轻伤不肯走；俘虏正在编队，各人正在认领回私人的东西；上交或留用的战利品，也大体上作了安排。有些商店已经半开着门，大街上是相当安定而宁静的。两个团的民运工作组，正在挨家逐户地一面检查部队“入城纪律”的执行情况，一面协助旅团后勤征集为加固防御工事所需的麻袋和木料；同时也动员老弱病残出城投亲靠友，组织青壮年“战时服务队”支援部队作战。我们没有遇见旅政治部的宣传队，但“拥护共产党，支援解放军”！“歼灭蒋傅军，解放全华北”！等崭新的标语，已经出现在墙头；我也大体上能够辨别哪是小李、哪是小侯的事迹，以“平绥沿线肃清、晋察冀共军十二旅覆灭”为大标题的敌方传单，也还留下了一点残迹，成为他们即将被我全歼命运的现实讽刺。偶而见到几个蹲在路边闲谈的群众，我问：“老乡们都受惊了吧，还有人害怕解放军吗”？回答是：“解放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全都清楚。你们走了不到两年，国民党可把咱老百姓害苦了；盼你们还盼不到，谁个还害怕你们？！”

我们刚出西门，34团二营营长默双科从后面赶上来了。他在团开过党委会正转回营里，顺便把我们引到距城西北二三里的西菜园阵地上。这将是全旅第一天，主要防线的主要阵地，前沿是四连，连长王香印等正忙着指点各班排赶挖工事。默营长向我们介绍了一下阵地前后的地形和通道，各连及与一、三营的分界和纵深，整个阵地构成和兵力火力的部

署,在不同情况下的几种防御作战的方案。他也谈到一些连排干部的表现和整个部队的战斗情绪,其中有些情况同我听过团政治处汇报的大同小异。傍晚,我在该营侧后方的阵地里旁听了一会五连党支部的扩大会,内容是传达旅司、政两部的命令和团、营党委的决议,制订全连战斗立功的计划。稍后,我们又在六连的阵地上参加了一个班务会;这里工事构筑进展较快,防御正面不宽,各班可以轮换作业。会上,听到新老战士们对当前形势与任务深刻的理解,对战斗胜利坚定的信心与决心,觉得领导指挥意图即将成为群众的实践和战场的现实,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身上也似乎轻松了许多。末了,战士们照例要求指示一番;我只是背诵了一遍中央关于一年左右打败蒋介石的电文,又将旅司、政两部的号召书和动员令的要点讲了几分钟。在离开阵地赶回旅部的路上,我们见到的是:“攻必克、克必歼、守必固是我们的光荣传统”,“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是我们的战斗作风”,“坚守阵地、拖住敌人;主力一到、全歼敌人!”……墨迹还没全干的、用红绿纸写成的标语,竖在门板上,飘在壕沟里。这种场面,我虽然经历过不少,但在这大胜利的前夜,印象就特别深刻。

(三)

7日拂晓,西八里村36团的前哨阵地首先打响了。敌35军军长郭大麻子(郭景云)带着他的军部,以101师为前锋,267师(曾在绥远十八台车站被我军击溃过)为后卫,中间夹着守护13团、下花园矿警队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蜿蜒十余里。这支拥有汽车420余辆,配属105榴弹炮三门(一个连),野炮、山炮各一个营(八门)的、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全美式装备

的机械化快速部队，在十二架(后来增至十八架)飞机掩护下，正在全力东窜。从军长到士兵都急于回北平，真可说是“归心似箭”，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汽车少配几个轮。他的先头部队跳下汽车就迅速展开，分路直扑我方阵地；来势凶凶，妄想消灭、至少是驱逐我军。打通平绥线，和北平的“总司令部”保持地面联系，维系傅作义集团西窜或南逃的“一线生机”。

不能否认，摆在我们全旅面前有许多严重的困难，也将是对我们一场严峻的考验：敌人总兵力三、四倍于我，而实际上，我在西八里一线，城西南的辛庄和城西北的菜园三点，只展开了三个营，压在我们头上的却是八、九倍以上的敌人。我们除了团属迫击炮外，只有两门九二步兵炮，敌人的火力也似乎是绝对的优势。我们部队比较疲劳，兄弟部队要在两天以后才能赶到，而且可能比我们更加疲劳。然而，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敌人即使再来两个军，也是必须顶住的。困难就靠战术、靠技术，尤其靠高度发挥全体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去克服。这一点，对我们每个干部和战士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麻痹进攻的敌人，我们按预定计划较快地撤出了西八里等几个前哨阵地。可是，在我们的侧翼阵地水泉，黄庄之间，敌人便开始碰到硬骨头了。它几乎开动了全部射程不同的火炮，加上空军的反复轰炸，弹如贯雷，烟雾迷漫，我36团一个加强连，依托着野战工事，顽强阻击，打退了敌人从一个营逐步增加到多个营的四次冲锋。从黎明战到近午，在大量的杀伤敌人之后，该团开始转移阵地。主要防御担子，就落在34团的阵地上。其中以四连的阵地最为突出，打得也最顽强。十几个同志负了伤，但担架来了，谁也不肯下降地。他们坚决地执行“没有命令不放弃一寸土地”的纪律，用“不怕敌炮

轰，我们有工事；不怕敌机炸，战场难命中”等口号来提高部队的信心。用“密切注意地面敌人，远了不打，到手榴弹威力圈内，突然开火，叫它来了回不去”等简要口令来指挥部队。就这样，敌人一次次的冲锋被打回去。一堆堆的尸体，在我阵地面前留下来。敌人攻击的锋芒一次不如一次，他们的许多部队也确是纯粹的草包。支援炮火停了好久，士兵还不敢动弹。指挥官们也只爬在地上乱喊，拿着旗杆子乱摇，有的高举起大刀或手榴弹去赶鸭子——强迫士兵冲锋。当然，少数敌人也有一点“顽强性”，曾经几次突进我阵地；但是，他们那里是我们的对手！那里经得起英雄们各自为战、视死如归的较量！结果，不是连爬带滚就是躺倒完事。34团四连二班长，五班长和四班副，在战斗中都带领着战士和敌人拼过刺刀，连冀东战役新“解放”的战士小张，也敢于和敌人拼刺。“解放”战士小王，曾在撤出阵地时被敌人抓住了背包，他不仅机警地摔掉，而且向敌群反投了一颗手榴弹，才跑步赶上了队伍。战后，该连获得项“英雄连队”的锦旗。

在这之前不久，我来到了34团的指挥所——西城墙北段的城头上。团长、政委一面给我挪出位置，一面指划着让我看看当前战斗的发展。我提着望远镜，靠在一个垛口上；只见敌人的步兵活像热锅里的蚂蚁，一堆赶着一堆，慌张地乱转；汽车很像旋沙上的甲虫，一个挤住一个，呜呜的惨叫。当我听团参谋长谈到新解放过来的战士敢和敌人拼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时，曾让值班参谋转告二营，应该敢于把敌人再放近一些，最好在三、四十米以内开火。半小时之后，敌人的排子炮的到城墙上来了。一阵轰鸣、烟雾过去之后，人们拍拍身上的尘土，揉揉自己的耳朵、团指挥所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忽然，站

在我身旁的一个向导大哭起来，我一面全神贯注地观察战场上的变化，一面下意识地安慰他说：“老乡，不要害怕，有我们在就打不着你……”后来，听见有人还在嚷嚷，才发现这位向导是右臂给打折了；便让通讯员们赶快抬他下去，好好包扎。据说，战后很久，还有人学着我的口吻来开玩笑：“有我们在，就打不着你”！

黄昏，旅部接到上级的又一次电示：“……你旅即使牺牲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许放走 35 军。纵队主力，明晚可望赶到……”这是一道异常严厉的战场命令，也是一个使人信心坚定，勇气倍增的政治号召。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可能懂得它的全部意义，只是直观地感觉到无论作为压力或者动力，分量都是很重的。

夜幕降临，我们将前卫 36 团后撤作为旅的预备队。调 34 团的一营到东关，二营守火车站；该团三营仍然留守西城作为第一线。一天的艰苦战斗基本告一段落了，我们以伤亡四十余人的代价，予敌人以五百以上的杀伤；从拂晓到黄昏，数倍于我的敌人，用汽车运载，以飞机，大炮掩护，只沿着公路线走了八华里。

(四)

入夜，旅党委常委开了一个会，检查总结了一天的阻击战，也综合分析了有关方面的情况。大家感到，这是又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是我们进占新保安以后面临的第二个必须当机立断的问题。我们估计，明后两天，战斗将会更加艰苦残酷。以一个旅对敌一个军，在野战中将它包围歼灭是不可能的。是固守新保安一点，同优势、首先是火力优势的敌人继续

拼消耗呢？还是放它进城，发挥我军野战的特长，站在更加主动的地位，采取攻为守的手段拖住它；然后，协同纵队主力包围它，再从容部署攻击歼灭它？经过反复的考虑，我们提出一个作战方案请示纵司和野司，得到批准。34团的团部和三营，终于悄悄地撤离了新保安城，向车站东北的高地集结。同时，35团也接到命令，迅速增修和加固马家台、东八里一线的工事，作为全旅今后两天固守的主阵地；第一线的主要防御任务、也将改由该团负担。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一个首先“请君入瓮”，然后“瓮中捉鳖”的方案；后来战斗的发展证明，它在我军已有较丰富的阵地作战经验而且具有一定攻坚能力的情况下，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主要目标，是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在敌人有生力量消灭以前，城市反而往往是个包袱；把包袱让敌人背上，而我们却轻装上阵，才能进退自如，稳操胜券。

8日晨，不出所料，进入城里的敌人，在“半夕数惊”之后，凭借优势火力的掩护，不断向我城东新的阵地进攻。我们也按预定计划一面坚决阻击，一面组织小部队灵活机动地进行短促反击和翼侧袭扰。经过又一天的苦战，敌人除了进占东关、车站和城东南的几个阵地外，主力仍然只能集结在城里。入夜，我们还在多处组织了规模稍大的袭击战斗，不仅大量地杀伤、消耗了敌人，而且逐渐改变了敌攻我守，敌进我退的局面。显然，这样打法，是让进攻的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密集挨打，而我们则取得了外线作战的机动，充分运用进攻的手段达到防御的目的，的确是棋高一着。连我们旅部通讯班的战士们也高兴地议论：这个“丢下包袱，打起背包”的办法，比之昨

天“进城躲炸弹，出城挨炮弹”的味道是好受多了。

8日一整天，我35团以东八里一线为主要防御阵地。在右翼二营紧靠山坡那一段，战士们挖了一条又深又长而且很便于隐蔽运动的交通壕。拂晓前，教导员常树礼来到这里，深思着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出敌不意地反击敌人，敌人也同样可以利用它来接近迂回我阵地。他和顾营长研究后，将五连二排放放在沟旁的一片坟地上，作为正面阵地右前方的屏障。通讯员把饭端来了说：“等你们太久了，饭都冻成冰块，我们到村里热热去”。“这么远，就这样吃吧”！可是，他们用勺子根本挖不动，只好借营部书记的裁纸刀来戳成碎块，并且幽默地说：“咱们今天就吃西餐”！

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沉寂，敌人出动了，从一个营增加到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向二营的阵地压过来。战斗似乎是没有间歇地在炮击、飞机炸之后是步兵猛攻；在步兵遭我坚定阻击，伤亡惨重地退下去之后，又是一轮新的轰炸，经过五次反复较量，敌人在未能前进一步之后，中午才暂时平静下来。一个多小时后，敌人考虑到正面攻不动，左翼（我方）开阔不便迂回，就选择了我方右翼山坡下五连二排作为突破口。敌人的火力高度集中，我阵地上弹痕累累，工事大部被毁了，子弹也打光了；从团预备队推来了弹药，五连和营里也抽调兵力火力支援二排。激战进行了三、四个小时，排长刘玉祥、机枪手他们都负了伤。黄昏前，二排只剩下六个人了，仍然坚持阻击，部分阵地被敌人突破了，终于坚持到友邻部队上阵地为止。该营四连刚上阵就组织反击，战斗激烈异常，不久，连长伍方芳和付连长张聚财都负伤了；指导员梁正文带着队伍前仆后继地像几十把尖刀插入敌群，终于把敌人拼了下去，恢

复了阵地。为革命洒热血，与阵地共存亡，“以一当百”、“人民英雄”的称号，勇士们是当之无愧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深深地记住：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烈们用血和肉的代价取得的，我们决不能让它改变了颜色。

（五）

8日傍晚，我们接到纵队首长的电报：“……我们率十、十一两旅，午夜前后可以赶到……”。于是，一面派出侦察、联络人员，一面通知各团准备迎接和协助兄弟部队的行动。但是，一直等到鸡叫，还是毫无消息。忽然，36团报告“阵地前发现敌人，全部上刺刀，来势凶猛……”后来才查明是我纵队11旅32团到了。不一会，35团也报告已经和33团会师。这样，上级给我旅第一个阶段的任务，真是胜利地完成了。参谋们接电话的时候，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通讯员、警卫员们也一个个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我们嘴里没说什么，但都长嘘了一口气，突然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9日起，敌人虽然还在不断地挣扎；一会儿炮火轰隆，一会儿步兵喊叫，企图夺路东逃。但是，我兵团、纵队主力先后到达，部署调整，阵地加强，我方的兵力已占绝对优势，炮火也大显威风，部队轮番作战，步步紧缩包围圈。如果说前两天，敌人在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之后，还能有所进展；那么，现在再也不能越出雷池一步。投降或者被歼，两个前途在等待着它们作出选择。

10日 上级转来中央军委电报嘉勉晋察冀野战军和冀热察的地方部队。同时，我旅也接到了中央军委和上级首长的表扬令，指出：“抓住了35军；这是平津战役第一个胜利，是战略

上的胜利”。表扬我部“在奔袭新保安的战斗中果敢机动，在阻击 35 军东逃的战斗中坚决、沉着、英勇、顽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接着又命令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友邻分割敌人，把 35 军包围死，为全歼敌人而奋斗……”。

我们体会到，中央和上级面对华北敌人这条恶蛇，想要各个就地歼灭就不能控蛇头或者拉蛇尾，而必须把它多处拦腰斩断，切为小块，使它首尾不能兼顾。我们以一个旅的兵力，攻占新保安，歼灭杂牌军数百人，并不是一个太大的胜利。孤军阻击两天，为歼灭敌 35 军一万条人创造条件，较之东北部队歼灭敌 16 军、13 军、104 军，尤其以后解放张家口歼敌五万余人、解放天津歼敌 13 万人等战役，规模也不算大。但它是平津战役的初战、序幕，新保安正是“蛇打七寸”的地方，而所歼灭的又是 35 军。既阻敌东窜集结于北平，又断敌西逃苟安于绥远，还使其难下南撤的决心；因而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毛主席在平津战役期间代中央起草发到华北第二兵团的 50 多份电报中，大多与新保安作战有关；而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二千余字中，竟有 13 处提到新保安及敌 35 军，这决不是偶然的。影片《大决战·平津战役》的上集，几乎以一半篇幅写新保安之战。用字幕标出阻击部队的番号，在画面上刻画兵团领导亲来慰勉我们，尤其对毛主席雪地沉吟、废寝忘食，甚至几天来喜怒忧乐所系的表现，是相当充分而真切的。

将主要防御任务交给兄弟部队之后，我旅便在新的阵地上进行战前——又是敌前的练兵。指战员们忘记了多日来的疲劳，又以高昂的斗志准备迎接新的战斗。连队里讲形势、练技术，请功臣们现身说法，请新“解放战士”介绍敌军的情况

……简直有点像过节的样子。有些部队高度发扬军事民主，将打进突破口、巩固突破口、纵深发展、逐屋巷战……等题目，逐个地进行讨论；有些部队，分成架梯、突击、爆破、火力……等几个小组，展开分练和合练。我曾经看过一个“尖刀连”的汇报演习：架梯组六个人，从百米外的距离冲到城下，将梯子推上二丈五尺高的城墙，只需三分多钟；突击排 25 人，全副武装登城，也只需四分多钟。战前开展军事民主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包教保学”和“包带保打”。在连队向全体战士“讲敌情定任务”之后，就以班为单位开两个诸葛亮会。第一个会是“提困难、想办法”。大家你一言我两语地把可能遇到的困难都设想出来，然后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的办法。第二个会是“算有利、表决心”。在充分认识与创造有利条件的基础上，老战士对新战士们说：“在战场上只要听指挥，保证有我就有你”！新战士也对老战士们说：“虽然我战斗经验少，但保证指到哪里打到那，战场上决不草包”！就是这样，部队在塞外的严冬里，白天战壕警戒，野地练兵，有些连队十多天来未进过房子。晚上突击挖交通壕，边挖边伪装，一直挖到城墙根，进度快的战士每小时能挖一米五（宽一米）。指战员们的斗争生活，正如某连指导员所描述的“戴月披星，昼夜不息，凉水冷饭，雪打风吹”。然而，他们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个个情绪饱满，纷纷上书求战。以“尖刀连”、“纵深战斗英雄连”、“军政两胜旗帜连”……等光荣称号来自励自勉。我们旅虽然从几昼夜攻防战斗的第一线换下来，全歼新保安敌人时，也不一定轮得到主攻任务，但全体指战员在思想上都有叫打哪里打那里，无论任务大小轻重，都要坚决、彻底地完成的决心。

12 月中旬，对部队来说，攻歼新保安的敌人，已经是“万

事俱备”了。按照一般预计,总攻的命令可能迅速下达。然而,一天、两天、还是没有消息。开始,个别人埋怨“慢”得过了头。随后,逐渐议论纷纷:有人怕夜长梦多情况有变;有人怕部队愈来愈多轮不上自己参战;有人急于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有人怕敌人投降、华北全境解放后,完不成自己的立功计划;也有少数人怕苦怕累、想快打快胜快休整。当然,毛主席的作战指示:两个星期内基本上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不使敌人决策逃跑或海运南逃……,这样有关整个战略的意图和战役的部署,这时是有可能和必要全部传达到连队的。但是,应该相信我们的战士是有战略眼光的,是能够顾全局,识大体的。因为按照我们打仗的传统,每战都要考虑战争的全局,尤其这一仗同下一仗的联系。一首这样的打油诗:“35 军好比山药旦,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一定要将它煮烂。同志们别着急,山药不熟吃不得;战前准备做到家,一下号令就攻击”。35 团的政治处还针对部队的思想情况,在进行一般的形势任务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为什么顶”和“为什么等”两个题目,让大家展开讨论,把部队的情绪,引导到更扎实,更细致的战备工作上来。

(六)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敌 35 军、傅作义集团以至整个蒋家王朝军队的被歼灭,是必然的、有充分客观根据的。但是,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分析,敌 35 军 12 月 22 日被全歼于保安一城,还是由于若干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因而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比如,假定敌 35 军换一个军长,亲平的“总部”换一种战略指挥,则敌 35 军或迟或早一些,在野战而不在守